



圆月早已在天上

(外一首)

■林海蓓

夏夜 兰田
我以为是农历十五
圆月在云中快走
两颗星星伴随左右

没有人注意它什么时候升上天空
我们本身就在山顶
只有一阵阵的风
吹来疑似初秋的凉意

山上
星星比灯火多
尘世的微光
如静谧中的秘密

偶尔零星的犬吠
在空旷中迅速消失
如那些曾经无力怀念的时光

这晚
山下也有许多人抬头望月

枕着溪流入眠

今夜,我在齐溪枕着溪流入眠
睡梦里,水声流淌不停
如果说开化是一片青春饱满的叶子
我们现在的位置
是不是那片叶子的枝头?
那么一片树叶的歌唱
是否会引来众多歌声?

听泉也好 望竹也罢
都是山里的名字
如果开化是一片如蝶翩飞的叶子
今晚,我听见它们和着溪水的长鸣
如果在清晨
一只红嘴的相思鸟
在窗前鸣叫 那一定是谁
飞过大山与溪流
来到齐溪 与春天相聚



月夜虫鸣

■毕雪锋

“造化生微物,常能应候鸣。”虫声高高落落,疾疾徐徐,如明珠滚玉盘,如山雨撞珠帘,或于深草之中萦绕,或于山林之间回响。生生的、脆脆的音律和溶溶的、寂寂的月光交织成了一曲天地之间的绝唱。

“夏木深,草虫鸣。”蛐蛐、蟋蟀、纺织娘、金铃子、茅蚬、蝉等都是鸣唱好手,个个亮开嗓子开始演绎。

蛐蛐不仅个子大,还是名副其实的“叫蚰子”,声音在昆虫界绝对能拔个头筹。“括,括,括”的音阶十分清脆洪亮,高兴了,它便会随心所欲地叫上半个钟头。

“唧唧吱,唧唧吱……”这便是最常见的蟋蟀的鸣声,急促而有节奏,且如长短号般能变换不同的音调 and 频率,仿佛时时刻刻刷着自身的存在感。

纺织娘的鸣声也很有特色,每次开叫时,先有短促的前奏曲,“轧织,轧织,轧织”,仿佛在吊嗓子,可以连续叫二十多声。其后才是主

旋律,声音高亢,韵味悠长,轻重缓急处更像纺车转动发出的声响。

“丁铃铃铃,丁铃铃铃……”这是金铃子的声音,轻快悦耳,时快时慢,如摇铜铃,犹如婆娑的月色一样悠悠荡荡,此起彼伏。

茅蚬虽然小巧玲珑,但行动迅速灵敏,鸣叫声亦能连续不断。“兹,兹,兹”的声音里饱含活力,闻之令人欢欣愉悦。

蝉的叫声就更多了,汪曾祺先生曾写道:“一种是‘海溜’,最大,色黑,叫声洪亮……一种是‘唧溜’,体较小,绿色而有点银光,样子最好看,叫声也好听:‘唧溜——唧溜——唧溜’。一种叫‘叭溜’,最小,暗褐色,也是因其叫声而得名。”真可谓是声色兼备,恍然在目。

“竹深树密虫鸣处,时有微凉不是风。”这样的夏夜,这样的月光,这样的虫鸣,如水一般在天空和地面不断流动。没有思虑,没有杂念,或木讷,或澄明,或幽寂,或多情,在美妙的旋律中,在萦回的虫声里,我忘却了一切!

夏天的云

(外二首)

■应佳依

夏日清晨
上班路上

云朵低低地
和绿绿的树叶相接壤
仿佛树叶要住到云上去

今天的云真好看
薄如蝉翼的片状云
厚如积雪的棉花云
微微一笑的海豚云
连绵起伏的山峦云

还有齐天大圣的筋斗云
来,你要去哪儿
我送你

立夏

我穿上朱衣
戴上红色的手链
面向南方站立
迎接夏天的到来

早上吃了鸭蛋
中午包了食饼筒
晚上称了体重
才让立夏这一天完整

在每个节气
遵循某种仪式感
让我这个现代人和古人
有了某种链接
让我对土地、对作物
对天空、对飞鸟
对河流、对游鱼
有了敬畏之心

被海风吹过的夏天

一边是开满小黄花的山崖
另一边是蔚蓝色的大海
中间是荡漾的海风

阳光五月
在滨海绿道
可散步、可观海
幸福被海风灌满

让海风穿过指缝
过滤生活的杂质
只留下透明的海水
绚烂的花朵
和纯粹的夏天



竹(油 画)

朱辉军



品牌版面

第四百四十七期

夏夜乘凉

■林允华

都是在家门口度过。

每天下午太阳西沉之后,晚饭之前,我们都会端来一大盆水,将门前这片发烫的路面浇湿,清扫干净。又将卸下来的店柜门板也用清水擦一遍,放在一旁。吃过晚饭,收拾完毕,洗了澡,一家人就先后到门口乘凉。这时,刚才被水浇湿的路面已经被风吹干,不再发烫。微风再起时,大家就会感到一丝凉意。我们搬出长凳,放下店柜门板,就成了一张张小木板床。

那时候,我家人口较多,母亲和妹妹是没福享受这“木板床”的,除了父亲偶尔在家躺躺,它就成了我们几个兄弟的专用品。我们街坊邻里都关系融洽,邻家小伙伴们偶尔也会来占用我们的“木板床”。有时候,一下子围来很多小伙伴,几张“木板床”躺不下,也坐不下。这时,有人会提议去抓知了、纺织娘等。

那时候的黄岩城里,夏夜乘凉的最佳位置,还是四面通风的桥头、巷口。在天长河还畅通的时候,每到夏日傍晚,我家附近的火药桥、獭獭桥、施平桥、南浮桥等桥头上,总会聚集很多人。还有斗鸡巷口、横街口,因为有店铺和路灯,乘凉的人们更是挨挨挤挤。在这些地方,既可了解黄城发生的各种新闻,又可听到不知重复了多少遍的黄岩民间故事。有时候,也可以享受到比较正宗的

中国古典大书。要是在家门口的小“木板床”上躺厌了,我也会到这些地方凑热闹。

那个年代,文化生活匮乏,除了一些自发的说唱、讲大书外,还有一些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利用夏夜乘凉之际,开展一些文体活动,美其名曰“乘凉晚会”。有一段时间,黄岩城里的“乘凉晚会”比较时兴,给人们的夏夜乘凉增加了许多乐趣。

正常情况下,中秋节往往是夏夜乘凉的高峰期和消退期。中秋之夜,当一轮明月从九峰山顶腾空而出时,黄岩城里及周边乡下的群众会从四面八方如潮水般地向黄岩大桥涌动。中秋傍晚大桥观潮,是那个年代黄岩人的一个习俗,也是夏夜乘凉的最高峰。中秋过后,天气渐渐转凉,火热的夏夜乘凉开始消退。

一阵秋雨过后,知了的叫声渐行渐远,纺织娘也已息声,蹦跶不了几天,蟋蟀已经转移洞穴,来到了人们的房间内。黄岩有句俗话,“蟋蟀叫进间,家家讨被单”。这个时候,天气已经转凉了,夜晚乘凉悄悄地结束了。

几十年过去了,空调早已进入家庭,炎热的夏天对现在的人们,似乎没有太大的感觉。夏日之夜找地方乘凉,已成了过时的话题。但是,在我的心中,夏日之夜乘凉还是那么富有诗情画意。